

116
55
37

尚書注疏

漢書門類	六一三九	一三五
類	號	兩架冊

七八

內閣文庫	六一三九	漢書
函	一三五	架冊號類
七	七	

內閣文庫	漢	6139
番號	冊數	125 (13)
函號		276 17

內閣文庫	漢	6139
番號	冊數	125 (14)
函號		276 17



尚書注疏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九	別	經	漢書門
冊	號	函	類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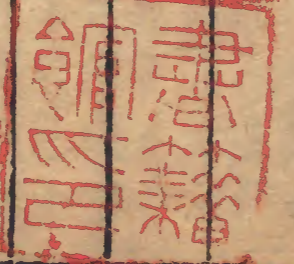
不許帶出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

尚書疏

卷之十五

成王



遂以陳戒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至召諸。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畧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願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於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朔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洛內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油如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錫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尚書

卷之五

及古

光昭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
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
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
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太率十六日
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二耳此年入戊午歲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
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
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
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
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已至見考。正義曰
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
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實早朝故皆
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
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
於鎬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
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
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
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
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
一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
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至洛為十
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也發豐至洛為十
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
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
下有了已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
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
文又言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
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
禮云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
朝一在庫門之外阜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
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
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

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
 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
 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
 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
 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
 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
 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
 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
 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上功水昏正而菽日至
 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曰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管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管言
 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既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傳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正義曰順位成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見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且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疏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

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泐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泐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

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養

尚書疏

卷之十五

漢書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

天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

尚書疏

卷之十五

漢書

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

正

告立至共牢正義曰

正

正

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謂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謂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千在新邑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州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觀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卽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

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奈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卽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眾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天子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子雖大猶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
 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泰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籲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傳**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
 其亦能行敬故得不泰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之時賢智者隱藏痲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泰。正義曰先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泰辱父祖也。**傳**其忠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痲從病類故言痲病也鄭王皆以痲為病
 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夫猶人人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

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

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

有殷

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傳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傳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之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桀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

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

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而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

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考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

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誠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音咸 傳 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鼎儻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儻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巽五成反徐音吟
鳥呼至民。巽。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若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直吏反下為。曰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傳稱周治致治皆同。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必祀于上下。其自時中。文。○ 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傳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 傳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
○ 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曰至此述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之意也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此毗志反徐扶**節性惟日其道****傳**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方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傳**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記我不至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

歷年長與不長曰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

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視也我不敢獨知亦

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

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視也夏殷

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

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

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

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

殷皆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語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

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

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一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一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

通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一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

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

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

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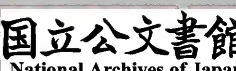
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

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

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
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
 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
 子之位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
 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
 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
 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
 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
 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
 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
 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
 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
 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
 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
 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
 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
 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
 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
 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
 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
 此文是也傳勿用至乘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
 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
 役欲其重民乘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
 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
 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或枉濫
 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
 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
 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
 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
 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



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上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傳**上下至永命。○正義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威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公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
 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
 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人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一旬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水盡爲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辭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群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贊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贊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傳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

○相息亮反注及下同

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曰請教詢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而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錫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

言王徃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傳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徃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予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一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言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徃至已攝。正義曰如徃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徃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

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

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傳**我使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灑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北也灑直連反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

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敷耕反又甫**傳**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述立

日朝至於洛邑眾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灑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眾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傳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畫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傳盡子。王拜手至誠。忍反。言。正義曰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傳成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
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
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
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之美事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
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來遣使獻卜故成王復
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所卜之吉兆
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
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
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伴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
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
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
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疆每數相十是古
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諫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
求諫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傳曰記上
音越一音

人實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

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傳 小子慎其朋黨

小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

傳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

傳 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

厥若彛及撫事

如予惟以在周

傳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

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停

大成裕汝永有辭

傳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敷

譽之辭於後世

傳 嚮徐許亮反注同惇都昆反

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

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

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

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群臣有功者

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群臣盡力於其

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京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極備
 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歡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若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禋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文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武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
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群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群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群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政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譏議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群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
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群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群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群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政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譏議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群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
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
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
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成王故
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
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剛明爲有功
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
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
世矣今周頌所歌即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已乎
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
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

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

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若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

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

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

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

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

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

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

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

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

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

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

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為

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

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

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

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

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

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又被美反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服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

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是惟不可長久傳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

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

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

教農人以義哉汝石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

則我天下之民無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

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

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

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

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服而行之言已所

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

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

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

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若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成王順周公意以義也。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入。傳褒薄謀反。奉答切韻博毛反。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常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傳秩元祀咸秩無文。傳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

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洽。傳。旁步忠反迓五嫁反。予冲子夙夜

志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記王若至志祀。正義曰王以周

也所以不可夫者當由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故也其厚尊大禮明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

時事惟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

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爾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爲善順周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

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闕而治危故云公

常明安我童子不傳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

曰文武受命功德傳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

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

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

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

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

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

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

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

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

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

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

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

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克此光亦爲

克也言公之明德克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

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

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

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

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

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
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
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
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
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
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與祭
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
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
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
功
傳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
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
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
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卽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

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解反

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

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誕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傳王曰公予至四輔。○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

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
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
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
公也。○○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
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
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謂洛
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
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
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
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
致政成王也。○○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
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
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
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
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

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
依倚公也緝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
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
取管子之意故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飛歡。○
言四維之輔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飛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
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

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成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享公之德享謂荷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道敘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傳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傳周公至孚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
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
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
也又於汝大業文武王大使我奉其道王意以此
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
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
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
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
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
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眾君子卿大夫
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
眾心於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
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
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
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
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
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

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
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
王意大使我恭奉其事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
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
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
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
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
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
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
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
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
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
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成王使為善政令
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
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
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眾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

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群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考朕昭子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恣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王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丁單音丹馬予以秬鬯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

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爲周同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王侔殷乃承

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士中慎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大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
 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
 王之言也。○我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
 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

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黍釋器云
 白中罇也以黑黍為酒黃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
 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
 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
 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
 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
 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
 白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白告於
 白人則未祭實之於白祭時實之於彝彼一白此二
 白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
 故惟一白耳此經白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
 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
 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

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
 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
 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
 傳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
 云邁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
 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
 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
 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
 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
 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
 歸其德矣此則長成
 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
 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王在新邑
 讀王在新邑 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新邑蒸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蒸祭故曰蒸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禩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

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禩告神王

賓絕句殺禋絕句讀連咸格絕句 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蒸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七年。○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各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爲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

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

禘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肅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尚書疏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辟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位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成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

尚矣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魯祿之法示祭之日一說魯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王為至拜後告神之策此言作策書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野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用故史於此歸歸之自戊辰已下非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
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
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爲遷邾鄆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邾鄆邾鄆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

類故不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
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生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傳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旻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

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傳惟天不與信無堅罔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治直更反○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

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旣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爲

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

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

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

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不得之惟天明德可畏

尚書疏

卷之六

湯古隆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文皆
 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予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成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大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大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天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价註同惟時天罔念

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旣言天之

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

諭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夫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警之○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至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
傳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
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上時掌反
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闢亂之辭自咸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罔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決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糾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糾太過其愆過無顧于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糾不
 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糾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
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
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
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
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周上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
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割
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
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
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
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王曰猷告爾多士**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傳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傳

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傳

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傳

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
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任汝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眾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

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

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

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

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

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
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
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
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傳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逃他力反

同遠于傳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傳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逝俱訓為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

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

順道所以救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汝之性命也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時命有申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

殯馬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音始鼓反徐本作題音同下

篇放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此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干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王曰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報反○好呼

無逸傳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中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吏皆是成

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周公
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亮反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諺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戰反諺魚疏周公至問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

治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恃言小人依恃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體于遊畋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視小人之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終其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小人至聞知○正義曰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奔走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謬不恭已足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則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戊嚴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

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壽考之福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

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嚴格故引格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受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

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行下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土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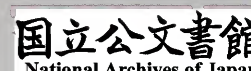
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

大之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

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

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實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

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玉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在喪至自去。○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傳

湯孫太甲為子不義

又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

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眾民不敢侮慢惇獨

○惇求營反肆祖甲之享國

字又作榮

三十有三年

傳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傳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祠起其卽王之位於是知

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

得長壽也。○

傳

湯孫至之制。○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
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
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又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
也○**傳**在桐至憚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
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眾民不敢侮慢俾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人無怨故亦享
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不
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
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
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
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
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
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
而存其廟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
下同樂音洛注

尚書統 卷之六 十七 及古閣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甲如字馬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晷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作反映田節反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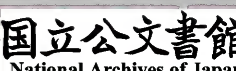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至十年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寡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莫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諸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正義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說之故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之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吳謂過中而斜吳也吳亦名暎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暎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吳猶不暇食故經中吳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暎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眾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



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

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

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

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未

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度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付况

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

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考以萬

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

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

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

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

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

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湯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天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于不得如此也○正義曰酌從酉以凶爲聲是酌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酌酌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酌酒爲德飲酒爲文心以凶酒爲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

或胥譸張爲幻傳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使下民

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 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

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 祝之又反傳周公至詛祝

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若明臣良猶
 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
 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
 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
 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
 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
 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誣視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
 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
 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
 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
 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
 順以美政也。○○講張至惑也。○正義曰講張誑也
 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
 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
 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城有幻人是也。○○此其
 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

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奸聽邪佞知
 此則訓之者此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止
 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
 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彼人言此闇君已身有
 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
 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
 教為惡故不言胥也。○○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
 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
 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誣祝言皆患
 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誣祝謂告神
 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誣
 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誣有
 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誣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

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

行周公言而難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

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

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

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其有至善政。元

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

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服自敬玉肅本皇作况况

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

詈小人聞之則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

舍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

鄭玄云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此厥不聽人乃或譎

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

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暗

反賊胡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舍怒罰殺

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公反。叢才。此。此。此。
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福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玉勿學此也。則如至含怒。正義曰：若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召公不說，用傳作

君奭

君奭傳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說音悅，奭始。召公至君奭。正義曰：亦反。召公名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

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

尚書疏

卷之六、二十四

及古周

於時太傅蓋舉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
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三
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
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
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
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
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
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
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
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
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
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
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
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
是周公尊之口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
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
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
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投古

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
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
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
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
呼君奭以告之
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傳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
所以國也棐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詳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終馬本作**傳**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

崇云受也**傳**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

曰君爽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既

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

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

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

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知也**傳**廢典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詔云我

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

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爽所知故

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爽同知舉其廢

典亡為戒鄭**傳**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玄亦然也**傳**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

傳天之命故不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

馮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邇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

夫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

不得知渴絕反佚音逸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

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傳鳴呼至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

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

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

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

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

惡若此嗣王人不能恭承上天地絕失先王光大

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

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

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

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

王之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

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

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

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引聲之

辭既呼君更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

其意不說故命是我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天之

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

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傳我道

我迪去女字反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令

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傳又曰至受命

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

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命廢於文王所

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改正

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
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
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
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
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傳** 尹
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 **傳** 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 **傳** 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 **傳** 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傳**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
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

言不及二臣 **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 祖乙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 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

說音悅 **說** 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
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
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
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
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
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坐成巫賢甘盤蓋功
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傳** 尹摯至太平。正

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克
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太甲至取平。正
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
知伊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
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
言保衡依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
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
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太甲之
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
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
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
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于本
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
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伊尹至二
帝其美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

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
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
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
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
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
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
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伊
尹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
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
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
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咸知巫氏也。伊
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
于甘盤既乃遷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
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率惟茲有
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伊尹至

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傳言伊尹至

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
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治直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傳率惟至百姓
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
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
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
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
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
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
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
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

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
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
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湯至武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
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賓領
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傳王猶秉德憂
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
其君事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傳土人至是孚。正義
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十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得人君之德立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

天滅威

傳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

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

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

傳

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爽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

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命書
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爽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
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
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
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
謂道有不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
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
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
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
不治故天滅之而加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
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
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
家有良臣也傳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
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
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
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
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
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
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

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剴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剴制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

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閔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

王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散素但

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名也
 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
 附鄭箋云疏附使疎者親也奔走又作本走又作
 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
 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傳云相導
 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夷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
 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
 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
 弟虢國各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

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
 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
 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傳蔑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亡結反。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

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通反注同

作勗勉也聞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

音問或如字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

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

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

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

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

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間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

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

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

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

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彛法也蔑小也

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剋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

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

可書疏

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西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傳**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

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

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

留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

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

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

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也。本或作鳴鳳者非。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

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

武使有大功德但奇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

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

未在大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

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我漸至我留。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

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治書疏 卷之十一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
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闔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
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與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
從此向川故言往也。今與至天平。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歛
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久不肯降意為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
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
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賴言
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
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
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二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
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
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
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
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
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
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以朝臣無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朝直盜反。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
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公曰嗚呼至入
迷。正義曰周

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汝民極

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

矣為汝民立中正矣

傳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

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勗配王在於誠信行此

夫命而已

傳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傳前公曰

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勗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前人所至正矣。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直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勗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

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

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傳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

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傳曰公

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

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

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

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

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

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

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

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

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

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

不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

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今

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

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俾必再反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內

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

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

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

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

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

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

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傳惟汝所

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

召公以慎終

○鮮息

祇若茲往敬用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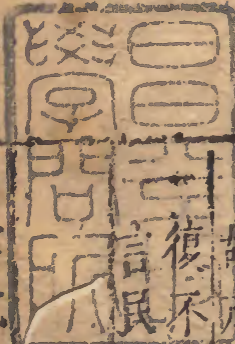
傳當敬順也

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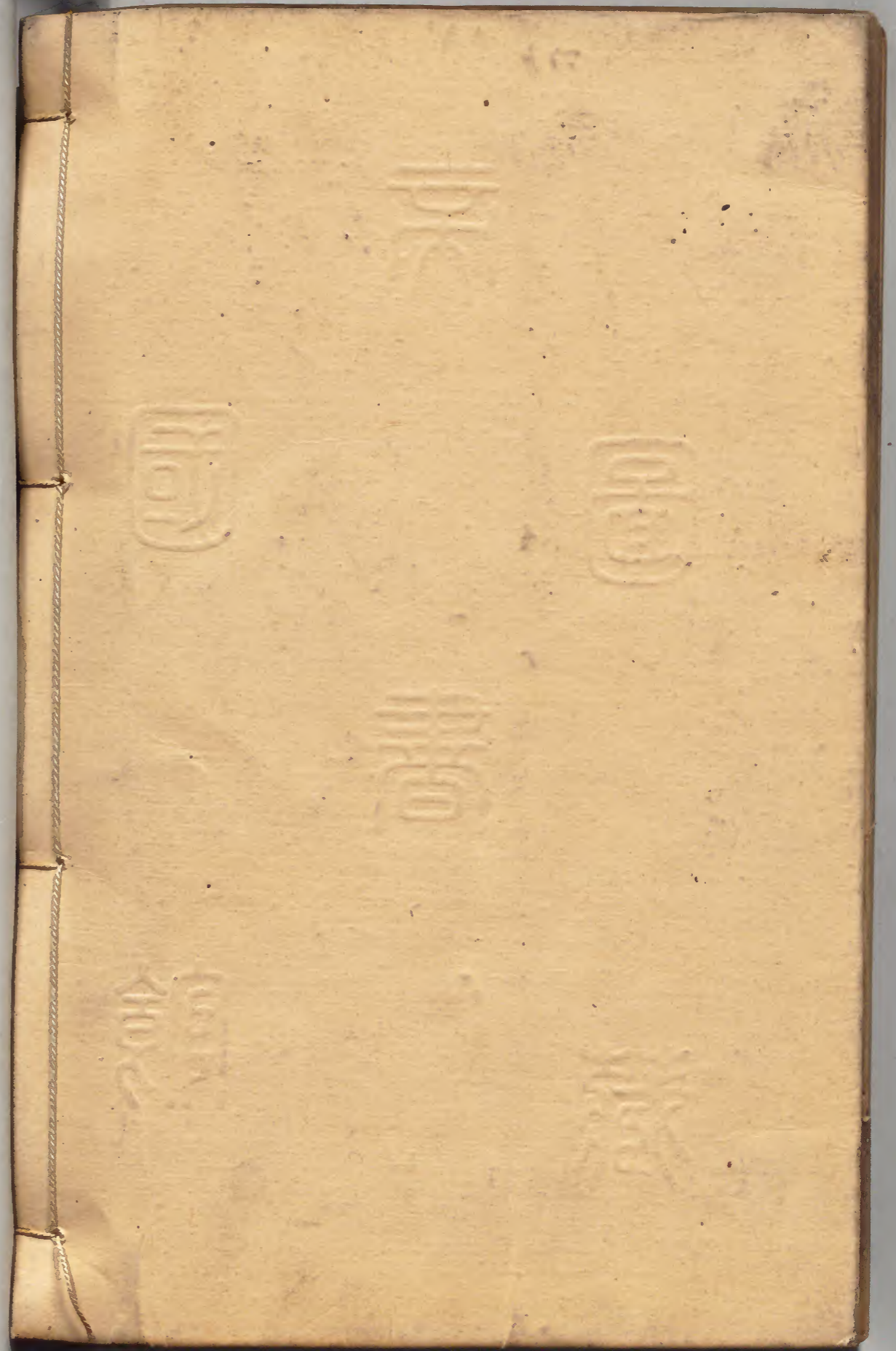
○公曰嗚呼至川治

○正義曰周公

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



116
合5
37



天保

甲子

五月

廿

四

日